国宝“马踏飞燕”，其实它根本不叫这名

在中国，几乎每个人都见过它。

景区导览牌上、旅行社门头、旅游纪念品包装、各种官方标识——一匹三足腾空的骏马，昂首嘶鸣，右后蹄踏在一只展翅疾飞的鸟背上。它是中国旅游标志，也是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国宝级文物。“马踏飞燕”“铜奔马”是它流传最广的名字。

其实，围绕着这匹铜马的名字，学界争论了几十年。这件文物到底该叫什么，马蹄下那只鸟究竟是什么，至今都没有统一的定论。而这场命名之争，本身比答案更有意思。



它是谁

1969年9月，甘肃武威雷台的一座东汉墓葬中，出土了一批青铜车马仪仗俑。其中一件让所有人挪不开眼：一匹铜马昂首扬尾，三足腾空，头微左顾，唯独右后蹄踏着一只回首惊视的飞鸟。马身通高34.5厘米、长45厘米、重约7.15千克，全身重量就压在那一只小鸟的背上，却稳稳立了近两千年。

这件文物的分量，远不止青铜工艺。它集巧妙的艺术构思与高超的工艺水准于一身，曾巡展欧美14国，令看惯了有翼天马的西方艺术家叹为观止，被誉为“雕塑艺术的极顶之作”。1983年，它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；1986年评定为国宝级文物；2002年列入国家首批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名单。
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件声名赫赫的文物，它的名字却长期处于“杂乱混用”的状态。

名字是怎么乱的

据学者称，“铜奔马”是文物标本学的定名——在无法确知原名的情况下，按文物学约定俗成的规范暂定其名。比如，1974年甘肃省博物馆发表的《武威雷台汉墓》中，将其称为“铜奔马”，图注部分简称为“铜马”，描述中认为马蹄下的鸟类更像是鹰——“右后足踏一飞鸟，飞鸟两眼似鹰”。至今，文物部门仍多用“铜奔马”。

据相关资料记载，郭沫若参观甘肃省博物馆时，惊叹于这件文物的形体姿态与平衡感，发出“天马行空，独来独往，就是拿到世界上去，都是一流的艺术珍品”的感慨。当时馆方工作人员王毅提出：铜马蹄下踩的这只鸟，双翅较身躯略小，膀梢尖细，疾飞时向外与身躯平行，呈三叉式，正是飞燕形象的反映；创作者意在用飞速最快的鸟衬托马速，能否称作“马踏飞燕”？郭沫若略加思索后予以首肯。此后，“马踏飞燕”的叫法流传极广。

但真正被官方书刊确定的说法，既不是“铜奔马”，也不是“马踏飞燕”，而是“马超龙雀”。

文化学者牛龙菲根据西汉张衡《东京赋》“天马半汉，龙雀蟠蜿”的文献资料，将其命名为“超越风神龙雀之行空天马”，简称“天马龙雀”或“马超龙雀”，意为行空天马漫步神游星汉银河，风神龙雀蟠蜿蜷曲回首惊视。

1983年12月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《“马超龙雀”被定为我国旅游图形标志》一文，称此文物为“马超龙雀”。从此，马超龙雀的命名也得到了广泛传播，并被收入1987年版《中国美术辞典》，释文称“后经考证，所谓飞燕并非燕子，乃古代传说中的‘龙雀’，马亦非凡马，而是神马，即‘天马’”。

而现在则是形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：文物部门多用“铜奔马”，旅游部门和社会大众惯用“马踏飞燕”，当年官方所称的“马超龙雀”反而难觅踪影。此外还有“天马”“飞马”“铜鹘鹞马”“飞燕骝”等各种说法。

这只鸟，为什么可能不是燕子

“马踏飞燕”这个名字好听、上口，却恰恰在“燕”字上露出了破绽。质疑的声音来自多个方向。

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、原馆长初世宾曾撰文质疑“马踏飞燕”的准确性：马后蹄所踏明显是鹰隼一类，尾不分叉，折扇形可聚散，大眼圈睛，头颈灵活可反顾180°，双翼收缩耸肩——这是鹞鹰击物时的典型形态，翼端剑状长羽；尤其尾端有一未穿洞孔，象征鹞鹰足尾系铜铃之所。猎鹰尾部系铃，宋人《艾子杂说》有记，今人王世襄先生结合亲身经历也有较深入的研究，语在《大鹰篇》。相似的人放鹰狩猎情景，在汉代墓葬、画像石、魏晋墓壁画砖中比比皆是。

至于骏马，原出土时身上有鞍鞯缰络痕迹，跑姿是驯马学中著名的“对侧步”，即同侧双足同时交替快速迈进，有轻盈、平稳、持久的特点，青藏、蒙古、阿尔泰草原统称“走马”。

记者查证了解到，起初提出“马踏飞燕”“奔马”名称的考古界人士，之后也对命名进行了修正。例如1982年第2期《考古与文物》发表的论文《雷台东汉墓的车马组合和墓主人初探》中，作者初师宾、张朋川专门在“附注2”中说明：“雷台铜奔马问世后，最初称‘马踏飞燕’，后经笔者改订为‘奔马’。但其步法为同侧二足一齐进退，两侧交替，驯马术称之为‘对侧步’，与通常所谓‘飞奔’不同。称‘奔’不甚确切。”

畜牧学家崔堉溪列举了“马踏飞鹰说”的主要理由：燕子体小，马蹄踏上之后露出的燕体部分不可能如此之多；燕尾较短而分叉，鹰尾较长而尾端整齐；鹰飞的速度在鸟中最快，“马踏飞鹰”更能说明马跑的高速度；甘肃河西一带鹰四季皆有而燕罕见；马与鹰在古今常被人视为狩猎工具，猎鹰与猎马常在一起向同一方向飞奔、追捕同一猎物；古今养鹰人多喜欢在鹰尾上部系一响铃，而铜奔马模型飞鸟尾巴上部果然有一个系铃的孔眼。

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教授宁强带研究生在甘肃省博物馆参观考察时，通过对比内蒙古出土的匈奴鹰金冠，认为俗称“马踏飞燕”的铜奔马脚下所踏的鸟并非尾巴分叉的燕子，而是鹰。这只鹰是匈奴王冠上的权力象征之鹰；而这匹奔跑的马，则是汉代河西地区出产的训练有素的军马。这件“马踏飞鹰”造型的青铜雕塑，主题与陕西霍去病墓前的石雕“马踏匈奴”相同，都是墓主人战胜匈奴的纪念性雕塑。

匈奴人很早就有崇尚雄鹰的习俗。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的一座战国时期匈奴墓中，出土了一件匈奴黄金王冠，冠顶正中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，其造型与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铜奔马蹄下的鹰非常相似——展开的双翅和扁平的尾巴完全一致，只是头部姿态有所不同：王冠上的雄鹰昂首挺胸，威严目视前方；而武威军马蹄下的鹰则是驯服回头，鹰嘴被踩在马蹄下已无法再啄人或马，显然是被打败降伏的样子。前者代表胜利和权威，后者表示失败和归顺。

历史背景也与之吻合。武威雷台汉墓埋葬于东汉后期，墓主人是一位张姓将军。东汉时期匈奴仍是汉王朝的主要敌人，双方多次交战。敦煌人张奂在永寿元年（公元155年）被任命为安定属国都尉，曾率军大败匈奴，“郡界以宁”。墓主人是否张奂族人尚难确认，但他参加抗击匈奴入侵、立下战功的可能性非常大。在他的墓中，除了这件铜奔马，还有一个庞大的青铜军事仪仗队，庆祝胜利的主题非常明确。

宁强在研究后认为，东汉这一铜奔马采用“马踏匈奴鹰”的造型，与西汉霍去病墓前的“马踏匈奴”石像，当时都是政治意义大于美学意义，象征着汉人昂扬向上、驱除外虏的精神力量。一些学者表示，通过利用新发现的考古资料，还原作品的原始历史语境，已经找到了有力的证据，因此，除“铜奔马”的命名外，也可将这件重要文物更名为“马踏匈奴鹰”。

那只鸟可能不是燕子——这一点，正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共识。但它究竟是什么，答案还在路上。

名字之争，争的是什么

围绕这匹铜马的命名，大致有“铜奔马”“青铜奔马”“马踏飞燕”“天马逮鸟”“马神天驷”“马踏龙雀”“马超龙雀”“飞燕骝”“马踏飞鹰”“马踏匈奴鹰” 等多种称谓说法。

对此，一些专家学者提出，杂乱不一的称谓不利于文化的精准传播，也不能确切表达其中蕴含的中国旅游标志的意味，权威机构应对此做出权威规范说明，以推动文化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共进，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。

而有学者则认为，文物的真正名称，除非记载有原名，否则皆属后人研究、推测或命名，作为学术问题可以切磋商榷，但定错了不好，所以应慎重。文物命名一旦确定，除非存在明显错误，一般不做改动。至于民间如何称呼某件文物，还是抱着开放、包容的心态面对为佳。

也有人提供了一个更超然的视角：那只鸟是什么，或许并不那么重要。重要的是其中想表达的意思——“比飞鸟还快”。这种“重心+结构”的双重智慧，让“踏”这个动作既成了力学上的支点，也成了艺术上的神来之笔——一匹静止的铜马，看上去正以超过飞鸟的速度向前疾驰。

有人则感慨：它被选为中国旅游标志，其实极有深意。旅行是什么？是告别原地，奔赴前路，去遇见未曾见过的风景。而这匹青铜骏马，恰恰把“向前”的姿态永久凝固了下来——只要四蹄尚有一足踏于大地，便只管一往无前。

名字未定，追问不止。这或许正是国宝的分量：它不仅驮着一匹马和一只鸟，也驮着数千年来中国人如何看自己、看对手、看速度、看自由的一连串问号。而那只被踏在蹄下的鸟，无论它是燕子、龙雀还是匈奴鹰，都在回头张望——惊愕地、驯服地，或是不甘地——看着这匹马，和我们，继续前行。

据《河南卫视》